

樊川文集注

冊

一

樊川文集注

四庫全書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馮氏集

注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輔之監造

杜樊川集注序

義山牧之世亦以李杜並稱而玉谿生詩注釋者多詞旨愈晦自吾師馮孟亭先生澡雪精神蕩滌穢凡錦瑟碧城之什丹泥鏡檻之篇如燭照幽若針通結鄭箋有作楚豔斯張今驚庭編修其賢嗣也班固能續父書顏奐爲得臣義嘗以樊川一集前人未有發明取飭羣言積牘盈尺旣藏功有日矣新宮不戒餘燼莫收又復寒暑勤劬左右采獲遲之一紀始得醒焦桐於爨下回幸草于春餘注成屬余爲序余惟牧之內懷經濟之略外騁豪宕之才當其時藩鎮方張朝廷多事五諸侯並起欲逼天闕十常侍未除先驚帝座屯蜂晝聚社鼠宵行江充旣兆亂於犬臺賈誼轉埋忠于鵬舍往往激昂狂節搖蕩愁旌陳兵事之書一麾願乞揭臯言之目三刖奚辭觀其獨酌成謠感懷發詠固非徒以一己牢愁之語託之無端綺靡之詞者也而乃偃蹇幕僚浮沉朝籍攬霜毛於春鏡裹雨褐于秋船茹鯁空憂叫

闌無助惟是留雲夢裏中酒花前憑街子而說生平對撈蒲而論心
事綠葉成陰之慨青樓薄倖之名壯志飄蕭才人落魄此又寫深情
之帖莫喻纏綿讀小雅之篇難名悱惻也已驚庭博采史編綜核時
事佇伊人于湓浦眷往蹟于朱坡泥彼餘波節之雜佩花紅玉白能
通諷諭之心酒醒燈殘爲搵英雄之淚不穿鑿以側附不濛朧以詭
隨情貌無遺詮貫有敘起古人而亦感俾後學之不迷是一編也可
以不朽矣獨念義山牧之實爲有唐一代詩人之殿蒞中原之牛耳
張大國之螯弧並號霸才足推餘勇然而風流已遠文采僅存誠不
意時閱乎千載之餘而注成於一家之手靈源得濬幽徑重搜若鷺
庭者在小杜爲功臣在吾師爲肖子蘭陔養志勝賡東哲之詩水調
傳聲待續揚州之夢

嘉慶辛酉春二月旣望錢唐吳錫麒撰

樊川詩注自序

注杜牧之樊川詩四卷既輟簡序之曰注詩之難昔人言之自孟子有知人論世及以意逆志之說而奉以從事者不無求之過深夫吾人發言豈必動關時事牧之語多直達以視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爲辭晦者迥乎不侔且以毛公序詩師承有自而後儒尙有異議況其下此抑又可知茲故第詮事實以相參檢而意義所在略而不道昔人注書謂取證之書當以最先者爲主此亦難以概論神農本草伯禹山經其書多著漢時郡縣雖有遺文未可明也使釋山水草木者舍可据之經典而上取二書以是爲古未見其得又如湯告天之文今略見尙書湯誥而論語集解据墨子引湯誓然此可云書古文晚出也鳳兮鳳兮見論語莊子而劉峻注世說乃引列仙傳故知革故取新務在舍所習見而姬籍孔書或亦略諸至若周書之職方時訓多同周官月令國語之方左傳又重出而小異茲于地理職官其

各見于新舊唐書及六典通典元和志等書者隨條分綴義在互著似斯類推難可枚舉亦藉以參離合備遺忘也王逸注離騷于縣圃引淮南子淮南實在屈後李善注洛神賦之遠遊履引繁欽定情詩而子建與繁同時若漢元帝紀自度曲臣瓚引張衡西京賦度曲未終而善注西京賦復引臣瓚漢書注爲證蓋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往往偶隨所見茲歷選載言間從近取實用此道諒可無譏若夫左氏釋經多敘經外別事而摯虞之賞杜氏釋例云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左氏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故亦孤行茲于詮釋所及或遂衍及旁支不知所裁坐長繁蕪然不欲割棄姑亦存之至所引書如蕭統十二月啓隋煬望江南詞之類頗出後人僞託然意可證明亦間爲采摭所謂昔之見爲今今之所謂古也牧之詩向多有許渾混入者此四卷外又有外集別集各一卷茲多未暇論及蓋亦以牧之手所焚棄而散落別見者非其所

欲存也趙岐于孟子不爲外書四篇作注亦其例也牧之出處之迹
史傳瞭如卽詩亦可概見茲仍其編次不加更定第才非著述多所
闕謬豐取矜擇靡得而稱若其字句之異同則頗廣蒐他本詳爲附
注蓋二字以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實用王欽臣談錄之例云
嘉慶三年十月日桐鄉馮集梧書

樊川文集序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校理裴延翰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奉錢勣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奉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旣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艸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邪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才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閒餘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稿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

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爲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烏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搜采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夔厲旁紹曲撫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滓窳支立鼓倚呵摩駁琢如火煦焉爬梳痛癢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迅發不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噓暗戛切韶護其砭熨嫉害隄障初終若濡橐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醯養瘠堯醜

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臯言者原十六衛者
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
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采取前事凡
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綫織布在眼見耳聞下其譎往事
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
張保臯傳尙古兩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
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
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
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
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厲
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暮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諭讚誠興
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繇遠窮幽醲腴魁疊筆酣句健寃眇
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衙陳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

然未始不撥斲治本經幅道義鉤索於經史觚禦於理化也故文中
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
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
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
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子既就其集寤寐思
慮顛倒反覆不翅試音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
它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抵誣以甘罰
殛邪故總條目彊自作序

舊唐書本傳

附杜佑傳

杜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宏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爲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顥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閒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牧從兄悰隆盛於時牧居下位心嘗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爲墓誌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逾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

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丞郎

唐書本傳

附杜佑傳

杜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辜故作臯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宅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彊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

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
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
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
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
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
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
百年閒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
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
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閒若涉
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不下力盡不得尺
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
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
倒橫邪未嘗五年閒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